

宋論

原缺

無邀榮之志身先作範以遠於飾文行干爵祿之惡習相與悠然於富貴不淫貧賤不詘之中將使揣摩功利之俗學媿悔而思附於青雲較彼掄才司訓之職官以詩書懸利達之標導人弋獲者其於聖王淑世之大用得失相差不已遠乎然則以書院爲可毀不得與琳宮梵宇之莊嚴而並峙以講學爲必禁不得與丹竈刹竿之幻術而併行非妬賢病國之小人誰忍爲此戕賊仁義之峻法哉朱分敎於下而道以大明自眞宗昉祀衆何允鍾山之教加隆焉其功偉矣考古今之時推鄒魯之始逮聖王之志立後代之經以摧佞舌憂世者之責也可弗詳歟

漢武帝之告匈奴曰南越王頭已縣闕下單于能戰可來

而匈奴遠遁是道也齊桓公用之踰卑耳伐山戎爲燕辟地然後南次陘亭而楚人服罪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非不戰也戰下成於彼而威自伸於此也中國之自尋兵也則夷狄必乘之以訌非徒晉之八王爭而劉石起卽漢唐之始漢夷秦項而冒頓益驕唐平僭僞而突厥方驕何也鬬不出於其穴知其力之已疲也若夫胥爲夷狄矣强弱之情勢雖遼絕而不相知抑以其意揣而類推之謂獷戾馳突無制之勇風飄雨驟而不可禦者彼猶我也中國能以其長破其阻殲其衆得其君長郡縣其部落則我亦猶彼而何弗惴惴焉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非奪之於方戰之謂也奪之於未戰之前不戰而屈卽戰而已先餒其魄

敗可八九得矣李繼遷死德明嗣立曹瑋上言國危子弱願假精兵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一時也固宋室興替之大機而庸主具臣畏葸偷安猥云德致拒瑋之謀降詔招撫悲夫宋之自折入於西北爲千古憾雖有虎臣其將如之何哉瑋之爲將非徒言無勇徒勇無謀積其後效聚可覩矣世爲勛臣未抑待以肺腑睥睨孤豚游其几俎誠假以精兵推心授鉞四州斗絕一隅孺子植根未固功之夙成在瑋心目間亦在天下後世心目間也德明知其不敵且斂手歸朝而聽我之建置西陲以掣契丹之右臂百季逋寇平以一朝威震賀蘭而聲馳朔漠固將曰今之中國非昔之中國也耶律隆緒其敢輕舉以嚮澶州

脅盟要賂乎善用兵者欲其攻瑕也而又不欲攻其巳瑕者也舍瑕而攻堅則挫於堅而瑕者亦玩怯於堅而攻其巳瑕則勝之不足爲武而堅者諒其無能夫唯處於瑕不瑕之閒而乘瑕以破其堅則足以震動寇之心而制之以氣李繼遷之強狡固契丹之所憚也而暴死之頃弱子撫不輯之衆人心離而無爲之効死以爲堅而有瑕可攻以爲瑕而人知其堅不知其瑕則功一就而震疊迄於遐荒其必然之勢矣且不但此也宋之所以召侮於契丹者氣先薾也昔之收巴蜀入兩粵下江南皆以衆凌寡乘其互解而坐獲之一試之白草荒原控騎鳴鏑之地邊聲一起而氣巳先奪夫河西亦塞外矣引置之凶危之地而捷報

以可就之功則將視朔漠之驕子亦猶是可走可藏之虜
氣已先增十倍而又得李氏數世之積以使趨利而爭進
且以土爲吾土人爲吾人士馬爲吾士馬使若璋者撫而
厲之彼一葦以渡雲中則幽燕在其股掌南取甘涼內撤
延環之守關中固而汴雒得西面之屏蔽何至澶州之警
一聞盈廷項縮遽欲走金陵走巴蜀爲他日海門竄死之
嚆矢哉璋謀不行德明之詔命一頒而契丹大舉之師踰
季即至其應如響而宋窮矣況德明不翦延及元昊蕞爾
小醜亢爲敵國兵蝕將死趣奉金繒禍迄於亡而不已一
機之失追救末繇嗚呼謀國如斯孰謂宋有人邪周瑩王
繼英之尸位中樞不足責也張齊賢李沆之咎又奚辭哉

沆之言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此士燮內甯外患之邪說也沆將宋一代柱石之臣也而何是之述焉

凡上書陳利病以要主聽希行之者其情不一其不足聽則均也其一大姦挾傾妒之心巳不言以避指摘而募事外之人訐時政之失以影射執政徼天子以廢置擧任事者之附而使去因以得遂大姦之所懷其一懷私之士或欲啟旁門以倖進或欲破成法以牟利其所欲者小其言之也大而借相類之理以成一致之言雜引先王之正訓詭附於道而不授人以攻擊其一小有才而見識其牙慧筆鋒以正不足以妄有餘非爲炎炎娓娓之談不足以衷畏徼幸其言之庸而身因以顯此三者皆懷慮之姦試君

相以從已而行其脅持者也非此則又有開君之求言也亟稱之好士也甚踸踔而與本無定慮挾索故紙旁問塗人以成其說即其中懷亦未嘗信爲可行而姑試言之以耀人之耳目非此則又有始出田野薄游都邑受一命而登仕籍見進言者之聳動當時而不安於緘默晨揣夕摩索一二事以爲立說之資而掇拾迂遠之陳言以充幅亦且栩栩然曰吾亦爲社稷計靈長爲生民極水火者也以自炫而已矣非此則抑有誦一先生之言益以六經之緒說附以歷代之因革時已異而守其故株道已殊而尋其蠹迹從不知國之所恃賴民之所便安而但任其聞見之私以爭得失而田賦兵戎刑名官守泥其所不通以病國

壽民而不恤非此則有身之所受一事之甘苦目之所睹一邑之利病感激於衡茅而求伸於言路其言失也亦果有失也其言得也亦果有得也而得以一方者失於天下得以一時者失於百季小利易以生愚氓之喜隱憂實以怵君子之心若此者心可信也理可持也而加其聽之則元氣以傷大法以圮敝且無窮而況挾前數者之心以誣上行私以摇惑下土者乎故上書陳利害者無一言之疑聽者也李文靖自言曰居位無補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可以報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當之矣道者安民以定國至正之經也秉道以宅心而識乃宏識惟其宏而志以定志定而斷以成斷成而氣以靜氣靜而量

乃可爾受天下而不迫天下皆爾受於識量之中無不可受也而終不爲之搖也大矣哉一人之識四海之藏非有道者孰能不驚於所創聞而生其疑慮哉夫天下有其大同而抑有其各異非可以一說竟也久矣其大同者好生而惡死也好利而惡害也好逸而惡勞也各守其大經不能無死者而生者衆矣不能無害者而利者長矣不能無勞者而逸者達矣天有異時地有異利人有異才物有異用前之作者歷千祀通九州而各效其所宜天下雖亂終亦莫能越也此之所謂傷者彼之所自全此之所謂善者彼之所自敗雖仁如舜智如禹不能不有所缺陷以留人之指摘識足以及此矣則創制聽之前王修舉聽之百執

斟酌聽之長吏從違聽之編氓而天下各就其紀故陳言者之至乎吾前知其所自起知其所自淫知其善而不足以爲善知其果善而不能出吾之圜中蟬噪而知其爲夏蛩吟而知其爲秋時至則鳴氣衰則息安能舉宗社生民以隨之震動而士自修其素業民自安其先疇兵自衞其職守賢者之志不紛不肖之姦不售容光普照萬物自獻其姸媸識之所周道以之定故曰天下之動貞於一者也文靖之及此迥出於姚元之陸敬輿司馬君實之表遠矣前乎此者丙吉後乎此者劉健殆庶幾焉其他雖有煌炫之績皆道之所不許也以安社稷不足而況大人之正物者乎有姚元之則有踈說有陸敬輿則有盧杞有司馬君

實則有王安石好言而惡言與好聽而訟言競惟文靖當國之下匪徒梅詢曾致堯之屛息也王欽若列侍從而不敢售其姦張齊賢寇準之伉直而消其激烈所以護國家之元氣者至矣文靖沒宋乃多故筆舌爭雄而郊原之婦子不能甯處於泉國瓜圃之下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者不易攀也景者無有岐也道之所以覆幬萬物而爲之宗也豈易及哉豈易及哉

澶州之役寇平仲折陳堯叟王欽若避寇之策力勸眞宗渡河決戰而日與楊大年飲博歌呼於帳中故王欽若之譖之曰準以陛下爲孤注其言亦非無因之誣也王從珂自將以禦契丹於懷州大敗以歸而自焚石重貴自將以

追契丹於相州諸將爭叛而見俘於虜皆孤注也而眞宗之渡河類之且契丹之兵勢方張而飲讌自如曾無戒懼則其保天子之南歸而一兵不損寸土不失似有天幸焉非孤注者之快於一擲乎則欽若之譖宜其行矣嗚呼盈宋之庭琤琤自命者充於班序曾無一人能知準之所恃而驚魂喪魄始撓其謀移妬其功高瓊楊億以外皆巾幗耳後之論者曰準以靜鎭之也生死存亡決於俄頃天子臨不測之淵而徒以靜鎭處之乎則論者亦馮拯王欽若之流匹特見事成而不容已於贊美豈知準者哉無所見而徒矜靜鎭則景延廣十萬橫磨之驕語且以速敗而效之者誤人家國必此言矣夫靜鎭者必有所以鎭而後能

靜也謝安圖棊賭墅而挫苻堅於淝水非但恃謝元北府
之兵也慕容垂朱序張天錫之撐持實久矣夫平仲所恃
者奚在哉按事之始終以察勢之虛實則洞若觀火矣盟
者自不察耳觀其形勢固非小有所得而遽餌耳以退也
乃增十萬之賂遂無一矢之加歷之數十年而無南牧之
馬豈蕭撻凜之偶中流矢曹利用之口給辨言遂足戢其
戎心哉兵甫一動而議和之使先至利用甫歸而議和之
使復來則其且前且卻倘佯無鬬志者槩可知也契丹之
滅王亞珂也石敬瑭爲之內主其滅石重貴也杜威趙延
壽爲之內主契丹不能無內應而殘中國其來舊矣此四
之可恃者也且今之契丹非昔之契丹矣隆緒席十六州

之安而內淫於華俗國人得志於衣錦食粱而其習於恬嬉至是而習戰之將如休哥輩者亦已骨朽其入寇也聞李繼遷以蕞爾之小醜陷朔方脅朝廷而羈縻弗絕及其身死子弱國如浮梗而尚無能致討且不惜錦綺以餌之使安宋之君臣可以虛聲恐喝而坐致其金繒姑以是脅之而無俟於戰也則挾一索賂之心以來能如其願而固將引去虜主之情將士之志三軍之氣胥此焉耳矣故其攻也不力其賊也不怒關南之土亦可得則得不得則已之本情兵一動而使頻來和之也易而攻之也抑無難乎仲知之深持之定特兵謀尚密不欲昌言於眾以啟曉曉之辨論耳使乘其不欲戰之情而亟攻之因其利我之和

而反制之審我薄人必勝之道也平仲曰可保百年無事
非虛語也此外之可恃者也可恃之情形如彼其昭著六
軍之士歡呼震野皆已灼見亡機唯欽若堯叟濡之拯流
聞邊情而不警耳閱奏報而不留於目挾彫虫之技傲於
將吏而不使盡言修鵠立之容逭退食而安於薛夢羽書
游至驚於迅雷金鼓作聞茫如黑霧則明白顯易之機在
指掌之間而莫之能喻已而虜兵忽退和議無倩且不知
當日之何以得此於契丹則其云孤注者雖傾妒之口抑
心所未喻而億其必然也故體國之大臣臨邊疆之多故
有密用焉而後可以靜鎮密者縝也非徒其藏而不洩也
得將吏之心而熟審其奏報儲偵諜之使而曲諮其初終

詳於往事而知成敗之繇察其食離而知強弱之數故躋伏匿於遐荒而防其馳突飛鏑交於左右而視若蟲蟻無須臾之去於心者無俄頃之眩於目其審也斯以服也其疎也斯以奮起而無所惴也謝安石之稱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命定於夙而時以告猷斯遠矣天豈易言靜鎮哉

王旦受美珠之賜而俛仰以從眞宗之僞妄以爲榮於貨而喪其守非知旦者不足以服旦也人主欲有所爲而厚賄其臣以求遂則事必無中止之勢不得則必不能安於其位及身之退而小人益肆國益危旦居元輔之位繫國之安危而王欽若丁謂陳彭年之徒側目其去以執宗之

魁柄則其遲回隱忍而導諛者固有不得已於斯者矣眞宗之夙有侈心也李文靖知之久矣澶州和議甫成而畢士安散兵歸農罷方鎭招流亡飾治平之象弛不虞之防啟其驕心勸之夸誕非徒欽若輩之導以恬嬉也欽若曰唯封禪可以鎭服四海誇示外國言誠誕矣然而契丹懸昧惑於禨祥以戢其戎心者抑數十年則且知其不可而固有不能遏抑者也欽若謂之姦且知之矣陳彭年上文字且瞑目不視矣欽若之相且沮之十年矣奉天書而悒怏死且自媿激而欲披緇矣然而終不能已於順非從欲之惡者於此而知大臣之不易於任也使旦而為孫奭則亦可以天豈有書對也使旦而為周起則亦可以毋恃告

成諫也卽使旦巳處外而爲張詠亦可以乞斬丁謂爭也且使旦仍參政而爲王曾猶可以辭會靈宮使自異也今旣委國而任之我外有狡虜內有羣姦大權在握君心未厭可以安上靖邦息民弭患而憤起一朝重違上旨慮位以快小人之速進爲國計者亦難言之故曰大臣不易任也雖然旦之處此也自有道焉旦皆失之則徬徨而出於苟且之塗弗能自拔其必然矣澶州受盟納賄之恥微欽若言君與大臣豈能無媿於心恬然以爲幸者畢士安萊公之流耳且旣受心膂之託所用雪恥而建威者豈患無術哉任曹瑋於西陲乘李德明之弱而削平之以斷契丹之右臂而使讋於威可決策行也兵初解而猶可挑戎釁

撤而猶可省撫將帥以練士馬愼守令以實巖邑生聚教訓舉天下之全力以圖河北而臨幽燕可漸次興也能然則有以啟眞宗憤恥自强之心作朝氣以圖桑榆之效無用假鬼神以雪前羞而欽若不能逞其邪矣如其才不逮則其初膺爰立之命不可不愼也旦之登庸以寇準之罷相也欽若不能與同朝則旦亦不可與欽若並用乃欽若售且以祥瑞之說旦無以處之而欽若早料其宜無不可則旦自信以能持欽若而早已爲欽若所持夫其爲欽若持而料其不能爲異者何也相位故也使旦於相位之日力爭寇準之去而不肯代其位則欽若之姦不摧而自折眞宗之惑不辨而自釋亦奚至孤立羣姦之上上下交脅

以阿從哉進退之際道之枉直存焉且於此一步而欲挽之於終難矣既乏匡濟之洪猷以伸國威而定主志抑不審正邪之消長以愼始進而遠佞人雖有扶抑之微權而不容不諱要而言之視相已重而不知其重不在位而在所以立乎其位者也宋之盛也其大臣之表見者風采煥然施於後世繁有人矣而責以大臣之道咸有歉焉非其是非之不明也非其效忠之不摯也非其學術之不正也非其操行之不潔也而恒若有一物焉繫於心而不能舍故小人起從而蠱之已從而玩之終從而制之人主亦陽敬禮而陰菲薄之無他名位而已矣夫君子樂則行方行而憂憂即違也憂則違方違而樂樂又可行也內審諸已

而道足以居才足以勝然後任之也無所辭外度諸人而賢以舉升遜以夙退然後受之也無所讓以此求之張齊賢寇準王曾文彥博富弼杜衍諸賢能超然高出於升沈興廢之間者皆有憾也而且適遇眞宗眷注之深則望愈隆權愈重所欲爲者甚殷所可爲者甚賾於是而濡輪曳尾以求濟而不遂其天懷以抱媿於蓋棺皆此爲之矣嗚呼世教之衰以成乎習俗之陋也童而習之期其至而不能必得天子而下宰相而已植根於肺腑盤結而不可鉏旦之幼也其父祐植三槐於庭固已以是爲人生之止境而更何望焉後世之人材所繇與古異也不亦宜乎

宋初吏治疏守令優閒宰執罷政出典州郡者唯何敏中

勤於吏事寇準張齊賢非無綜核之才也而倜儻任情日事遊宴故韓琦出守鄉郡以晝錦名其堂是以剖符爲休老之地而不以民瘼國計課其幹理也且非徒大臣之出鎭爲然矣遡事所紀者西川遊宴之盛殆無虛月率吏民以嬉而太守有遨頭之號其他建亭臺邀賓客攜屬吏以登臨玩賞車騎絡繹歌吹喧闐見於詩歌者不一計其供張尊俎之費取給於公帑者一皆民力之所奉也而獄訟征徭且無暇以修職守導吏民以相習於逸豫不憂風俗之日偷宜其爲治道之蠹也滋甚然而歷五朝百餘年間民以恬愉法以畫一士大夫廉隅以修萑葦澤無揭竿之起迄乎熙甯以後亟求治而督責之令行然後海內騷

然盜夷交起繇此思之人君撫有四海通天下之志以使各得者非一切名利之說所可勝任審矣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弛之用敬與簡之並行不悖者也故言治者之大病莫甚於以申韓之慘覈竄入於聖王居敬之道而不知其病天下也如揠苗而求其長也夫儉勤與敬治道之美者也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無以持其一往之意氣則胥為天下賊儉之過也則吝吝則動於利以不知厭足而必貪勤之亟也必煩煩則責於人以速如已志而必暴儉勤者美行也貪暴者大惡也而儌之流也相乘以生夫申韓亦豈以貪暴為法哉用其一往之意氣以極乎儉與勤之數而不知節耳若夫敬者持於主心之謂也於其

弛不敢不張以作天下之氣於其張不敢不弛以養天下之力謹握其樞機而重用天下不敢以已情之弛而弛天下也不敢以已氣之張而張天下也故敬在主心而天下咸食其和夫天有肅則必有温矣夫物有華而後有實矣上不敢違天之化下不敢傷物之理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固非外儒術而內申韓者之所能與也以已之所能爲而責人爲之且以已之所不欲爲强忍爲之而以責人於是抑將以已之所固不能爲而徒責人以必爲如是者其心恣肆而持一敬之名以鞭笞天下之不敬則疾入於申韓而爲天下賊也甚矣夫先王之以凝命守邦而綏天下也其道協於張弛之宜固非後世之所能及而得其意以

迹古今之變則去道也猶近此宋初之治所以天下安之而禍亂不作者也三代之治其詳不可聞矣觀於聘燕之禮其用財也如此其費而不吝飲射烝蜡之制其游民也如此其裕而不煩天子無狗馬聲色玩好之耽而不以胥旦不逞者督其臣民長吏無因公科斂取貨鬻獄之惡而不以寢處不甯者督其兆庶故皇華以勞文吏四牡以綏武臣杕杜以慰戍卒卷阿以答燕游東山詠結縭之歡采苢喜春遊之樂皆聖王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者其弛也正天子之張於密勿以善調其節者也宋初之御天下也君未能盡敬之理而謹守先型無失德矣臣未能體敬之誠而謹持名節無官邪矣於是而催科不促獄訟不繁工

役不損爭訐不興禾黍既登風日和美率其士民游泳天物之休暢則民氣以靜民志以平里巷佻達之子弟消其囂淩之戾氣於恬愉之下而不皇皇然逐錐刀於無厭懷利以事其父兄斯亦平情之善術也奚用矯情於所不堪惜財於所有餘使臣民迫束紛紜激起而相攘敓哉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不言利者利之所以美也內申韓而外儒術名爲以義正物而實道之以利也區區以廉財爲患者守瓶之智治一邑而不足況天下乎夫財之所大患者聚耳天子聚之於上百官聚之於下豪民聚之於野聚之之實斂人有用之金粟置之無用之窖藏聚之之心物處於有餘而恒見其不足聚之之儆聳之以

入者不知止而竊之以出者無所稽聚之之變以啓陋激
其子孫而使席豐盈以益爲奢侈聚之之法掊克之僉人
日進其術而蹈刑之窮民日極於死於是而八口無宿舂
而民多窮瘠饋餫無趨事而國必危亡然且曰君臣上下
如此其儉以勤而猶無可如何也嗚呼勞形怵心以使金
死於藏粟腐於庾與耳目口體爭銖兩以怨咨操是心也
其兄以爲民上而使其赤子自得於高天廣野之中乎夫
官資於民而還用之於其地則猶然民之得也貢稅之入
旣以養兵而衛民敬祀而佑民養賢而勸民餘於此者爲
酒醴豆籩特賜之需而用之於燕遊皆田牧市井之民還
得之也通而計之其納其出總不出於其域有寬之名而

未嘗不惠軟之囊括於無用之地者利病奚若邪子曰奢則不孫惡其不孫非惡其不嗇也傳曰儉德之共也儉以恭已非儉以守財也不節不宣侈多藏以取利不儉莫大於是而又窮日殫夕汲汲於簿書期會以毛舉纖微之功過使人重足以立而自詫曰勤是其爲術也始於晏嬰成於墨翟淫於申韓大亂於暴秦儒之駁者師焉熙豐以降施及五百年而天下日趨於澆刻宋初之風邈矣不可追矣而況采薇天保雅歌鳴瑟之休風乎

宋之以隱士徵者四陳摶种放魏野林逋夫隱非漫言者考其時察其所以安於隱則其志行可知也以其行求其志以其志定其品則其勝劣固可知也摶之初非隱者也

唐末喪亂僭僞相仍摶棄進士舉結豪俠子弟意欲有爲其思復唐祚與自欲爭衡也兩不可知大要不甘爲盜竊之朱温沙陀之部族屈而思誅逐之力不贍志不遂退而隱伏乃測天地之機爲養生之術以留目而見澄清之日迨宋初而其術成矣中國有天子而志抑鬱矣閒心雲住其情既定未有能移之者而天子大臣又以處軒轅集者待摶則不知摶也彌甚但習其所得於化機之一端傳之李挺之穆伯長以及邵氏雖倚於數未足以窮神化於易簡而歸諸仁義則抑與莊周互有得失而不可廢也摶之所用以隱者在此使其用也非不能有爲於世而李已垂百志不存焉孰得而强之哉若种放則風斯下矣東封西

祀躡屩以隨車塵獻笑益工醜顏益厚則其始授徒山中高談名理者其懷來固可知已世爲邊將不能執干戈以衛封疆而託術於斯以招名譽起家閥閱抑不患名不聞於講座訴誶交加植根自固惡足比數於士林邪魏野林逋之視此則超然矣名已達於明主而交遊不結軫於公卿迹已遠於市朝而諷咏且不忘於規諫質其義也而安以無求樂其情也而順以自適教不欲施非吝於正人也以求已也書不欲著非怠於考道也以避名也若是者以隱始以隱終志之所存行則赴之而隱以成與搏異尚而非放之所可頡頏久矣乃以其時考之則於二子有憾焉子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云有道者豈時雍之代無待於

我但求明主之知以自榮哉苟非無道義不可辱固將因時之知我不知而進退也今二子者當眞宗之世君無敗德相不嫉賢召命已臻受祿不誣而長守荒山驕稱巢許不已過乎前乎此者鄭雲叟也後乎此者蘇雲卿呂徽之也皆搶攘之世道在全身而二子非其時也乃以實考之抑有不足爲二子病者眞宗召命下徵之時宋有天下方五十年而二子老矣江南平太原下之去此也三十二年爾則二子志學之始固猶在割據分爭之日也徽無定之興亡惡亂人之去就所決計以自命者行吟坐嘯於山椒耿介之志一定而所學者不及於他迨天下之既平二子之隱局已就有司知而欽之朝士聞而揚之天子加禮而

願見之皆曰此隱君子也夫志以隱立行以隱成以隱而
見知因隱而愛爵則其仕也以隱而仕是其隱也以仕而
隱隱且為梯榮致顯之捷徑士苟有志孰能不恥哉伊呂
之能無嫌於此者其道大其時危溝中之民翹首以待其
浣滌故莘野渭濱非為卷婁集羶之地若二子之時宋無
待於二子也二子之才尤其所能為不能軼向歙中孫爽
馬知節李迪而上之也一旦晉立於大廷無所益於邱山
終身退處於巖穴無所損於培塿則以隱姑清時之祿而
卒受虛聲之誚二子之所不忍為念之熟矣岸然表異以
媿夫銜玖清而徼榮寵者抑豈非裨益風教以效於天下
與來世哉君臣之義高尚之節皆君子之所重也而要視

其志之所存志於仕則識質簡名而不以爲辱志於隱則安車重幣而不足爲榮若非辱身賤行之僞士孰屑以高隱之名動當世而希君相之知乎嗣是而後陳烈以迂鄙爲天下笑邵康節志大而好游於公卿之間固不如周子之不卑小官伊川之不辭薦召爲直伸其志而無枉於道也存乎其心之所可安者而已矣

冠平仲求教於張乖崖乖崖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乎仲讀之至不學無術而悟曰張公謂我夫豈知其悟也正其迷也故善聽言者之難善讀書者之尤難也久矣班史云學吾未知其奚以學也其云術吾未知其術何若也統言學則醇疵該矣統言術則貞邪疑矣若夫乖崖之敎平仲也

其云術者貞也則其云學者亦非有疵也奚以知其然邪乖崖且死以尸諫乞斬丁謂頭懸國門罷宮觀以紓民命此乖崖之術夫豈操剛爲柔矯直爲曲以希世免禍而邀榮之詭術哉術之爲言路也路者道也記曰審端徑術徑與術則有辨夾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徑其共繇而正大者曰術操剛爲柔矯直爲曲者徑也非術也平仲不審乎此乃徼剛直之取禍而屈撓以祈合於人主之意欲於是而任朱能以僞造天書進而生平之玷不可磨矣抑亦徒爲妖人大逆之媒而已且受不道之誅謫死瘴癘之鄉則其懲霍光之失者禍與光等而汙辱甚焉術不如其無術故曰其悟也正其迷也夫人之爲心至無定矣無學以定之

則藏於多岐而趨蹊徑以逆康莊固將以蹊徑爲康莊而樂蹈之故君子不敢輕言術而以學正其所趨霍光之無術非無張禹孔光之術也其不學非不如張禹孔光之學也浸令霍光挾震主之威而撤身於張禹孔光之術則抑且爲僞爲恭謹之王莽不待其子而身已膺漸臺之天誅非唯乖崖不欲平仲之爲此即班史亦豈欲霍光之若彼哉學也者所以擇術也術也者所以行學也君子正其學於先乃以愼其術於後大學之道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天下正身者剛而不可撓直而不可枉言有物而不妄行有恒而不遷忠信守死以不移驕泰不期而自遠光能以是爲術則雖有芒刺之君無所施其疑忌雖有悍妻驕子

不敢肆其凶逆而永保令名於奕世矣夫光立非常之功居危疑之地惟學可以消其釁況平仲之起家儒素進退惟君無偪上之嫌者乎伊尹之學存乎伊訓傅說之學存乎說命周公之學存乎無逸召公之學存乎旅獒張禹孔光掇拾舊聞竊其彔佞以正君猶以邪若此善讀書者其何擇焉平仲怏怏於用舍一不得當刓方爲圓揚塵自蔽與王欽若丁謂爲水火而效其尤夫且曰吾受教於張公而知術矣惜哉其不得爲君子而自貽竄殛之災故曰其悟也正其迷也君子之學於道也未嘗以術爲諱術之端之而已矣得失者義利之大辨術之也毫髮不可以差貞淫者忠佞之大司端之以跬步不可以亂祿不可懷權不

可怖君惡不可以逐流俗不可以猶妖妄不可姑爲嘗試行小不可暫進與試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行之家而家訓修行之天下而天下之風俗正行之險阻而險阻平可榮可悴可生可死而心恒泰然君子之以學定其心而術以不窮者此而已矣乖崖之言術者此也則意班史之言術者亦應未遠於此也乎仲所習聞於當世之學者楊僞劉錡彼所謂浮華之士也則固不足以知學者之術矣惡足以免於苏哉

小人之不容於君子黜之竄之誅之以大快於人心而要必當於其罪罪以正名名以定法法以稱情情得法伸姦以永懲天下咸服而小人亦服於其罪而莫能怨君子非

求免怨於小人也而怨以其理則君子固任其咎且使情
不得而怨以其理者勿恤則深文快害之門啟而小人操
此術以致難於君子也靡所不至遂以召羅織於無窮故
君子之治小人也至於當其罪而止而權術有所不用不
得則姑舍而待其自斃苟已無從得失治亂聽之於理數
不得而無自失不治而不釀亂足以自靖而已矣正大持
理法之衡刑賞盡忠厚之致不可不慎也王曾宋之君子
也丁謂之爲小人天下允之萬世允之者也眞宗崩嗣君
始立曾與謂分執政柄兩不相容謂之怨毒滿天下公惡
徧朝廷必不容於執政者可計日待也卽旦夕不可使尸
輔弼之權號於王庭而決去之亦豈患無辭曾欲去之誘

謂閉身密陳其惡於沖主攬也亦權之不詭於正者也乃以山陵改作石穴水出而為之辭曰謂欲葬眞宗於絕地使無後嗣致雷允恭於大辟而竄謂於海外嗚呼此小人陷君子之術而柰何其效之邪舍其興淫祀營土木陷寇準擅除授毒民病國妒賢黨姦之大罪使不得昭著於兩觀而以誕妄亡實之疑案殺不當殺者以致謂於羽山之殛則軌得曰曾所為者君子之道哉移山陵於水石之穴以為宜子孫者司天監邢中相之言也信而從之者雷允恭也謂無能為異而聽之庸人之恒態也苟當其罪以斷斯獄中和以邪說惑允恭以黨邪逐謂猶得末減而不宜以此讁大臣曾乃為之辭曰包藏禍心移皇陵於絕地其

不詞之深文以陷人也奚辭夫穿地而得水石謂非習其術者而惡能知之石藏於土水隱於泉習其術者自謂知之以術巧惑人實固不能知也浸使中和允恭告曾於石未露水未湧之時而爲之名曰宜子孫曾能折以下有水石而固拒之乎眞宗既不葬於此矣仁宗無子繼有天下者非眞宗之裔又豈曾仍用舊穴之罪乎中和以爲宜子孫妄也曾曰絕地亦妄也兩妄交爭而曾偶勝中和允恭且銜冤於地下勿論罰矣天下之惡謂怨謗而欲其竄死也久矣一聞抵法而中外交快乃謂姦邪病國之辜不昭著於天下以儆官邪則君子不以爲快乘母后之怒以非其罪而死謫於窮髮瘴癘之鄉君子且爲謂悲矣謂以是

而寵死謂之榮也而曾何幸焉嗚呼宋之以不道無將附入於罪罟者自謂陷寇準始急絕其流猶恐不息曾以是相報而謚長滔天之浸嗣是而後章惇蘇軾黨人交相指摘文字之疵謗爲大逆同文館之獄興而毒流士類者不知紀極君非强禦之子臣非擁兵擅土之雄父子兄弟世相及而位早定環九州以共戴一王宗社固若磐石孰爲無將孰爲不道藉懷不逞之心抑又何求而以此爲名交相傾於不赦之羅網曾欲誅逐小人而計出於此操心之險貽害之深誰得謂宋之有社稷臣哉其君子氣而已矣其小人毒而已矣氣之與毒相去幾何君子小人之相去亦尋丈之間而已矣天下後世之欲爲君子者尚於此焉

戒之哉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湯　重刊

宋論卷三終

宋論卷四

明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史論

仁宗

曹魏嚴母后臨朝之禁君子深有取焉以爲萬世法唐不監而召武韋之禍元宗旣靖內難而後爲之衰止不朞宋之方盛而急裂其防也仁宗立劉后以小有才而垂簾聽政乃至服袞冕以廟見亂男女之別而辱宗廟方其始仁宗巳十有四歲迄劉后之殂又十年矣旣非幼稚抑匪闇昏海內無虞國有成憲大臣充位庶尹多才惡用牝雞始知晨暮哉其後英宗之立年三十矣而曹后挾豢養之恩持經年之政葢前之轍迹巳深後之覆車弗恤其勢然也

宣仁以神宗母越兩代而執天下之柄速除新法取快人心堯舜之稱喧騰今古而他日者以挾女主制沖人之口實援小人而反噬元祐諸公亦何樂有此而況母政子政之說不倫不典拂陰陽內外之大經非有道者所宜出諸口哉夫漢唐女主之禍有繇來矣宮闈之寵深外戚之權重極重難返之勢不能逆挽於一朝故雖骨骾大臣如陳蕃者不能不假手以伸其志至於宋而非其倫矣然而劉后無可奉之遺命而持魁柄迄於老死而後釋孰假之權則丁謂之姦實成之也謂以邪佞逢君而怨盈朝野及此而事將變矣結雷允恭以奉后而覬延其生命則當國大臣秉正以肅清中外在此時矣王曾執政繫天下之望者

不輕負無定命之謨倡眾正以立綱紀仍假手乞靈於簾
內以竄謫而求快於須臾劉后又已制國之命而咸伸中
外負且無如之何然則終始十年成三世垂簾之陋激君
子小人相攻不下之勢亦曾尸其咎而誰委哉曹后之賊
世先君慎擇付託之嗣子幾爲廬陵房州之續則劉后之
挾宰相者逐天子之半也微韓公伸任守忠之法而危詞
以急撤其簾浸使如曾朱其殆矣韓公一秉道而華兩朝
之微後起之英守成憲以正朝廷夫豈非易易者而元祐
諸公無懷私之慝有憂國之心顧且踵曾之失仍謂之姦
倒授宰制之權於簪珥用制同異之見於沖人以不正而
欲人使正不已憒乎夫昔之人有用此者謝安是也安圖

再造之功於外而折桓氏之權於內苦勢已重不欲獨任兵柄以召中外之疑貽桓氏以口實抑恐羣從子弟握兵構怨方州倚勛望以自崇蹈敦溫之覆軌故奉女主以示有所稟而自保其臣節元祐諸公夫豈當此時值此勢不得已而姑出於是哉所欲為者除新法也所欲去者章惇蔡確邢恕之鄙夫也進賢遠姦除稗政修舊章大臣之道大臣之所得為也奉嗣君以為之而無可避之權建瓴之勢令下如流何求不得而假靈寵於宮闈以求快於一朝日開釁隙以召人之攻乎易動而難靜者人心也攻擊有名而亂靡有定之禍自此始矣用是術者自王曾之逐丁謂倡之韓公犄而正之而不能保其不亂邪一中於人心

而賢者識焉理之不順勢不足以有行而世變亟矣夫哲宗

母后以制沖人逆道也躬爲天子矣欲使爲善豈必不能

乃視若贅疣別擁一母后之尊臨其上以相箝束行一政

曰太后之憂民也用一人曰太后之任賢也非甚盛德孰

能忍此卽其盛德亦未聞天子之孝唯母命而莫之違也

且以仁宗居心之厚而全劉氏之恩於終始其於政事無

大變矣而劉后方殛呂夷簡張耆等大臣之罷者七人王

德用章德象俱以不阿附故而受顯擢則元祐諸公推崇

高后以改法除姦而求其志道之伸保百年之長治也必

不可得矣太后固曰官家別用一番人而諸公不悟盱豫

以鳴曾莫恤後災之殆甚何爲者也王曾幸而免此者仁

宗居心之厚而范希文以君子之道立心陳摘小故以全大德之言能持其平也觀於此而韓范以外可謂宋之有大臣乎不可拂者大經也不可違者常道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婦道之身也雖有庸主猶賢哲婦功不求苟成事不求姑可包魚雖美義不及賓此義一差千塗皆謬可不愼與

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攷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煩乃俞其臣下之煩言以啟上之佚志則自仁宗開之而

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時而已然矣國家當創業之始繇亂而治則必有所興革以爲一代之規其所興革不足以爲規一代者則必速亡非然則略而不詳因陋而不攻保弱而不競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時會之所湊適可至於是旣至於是而亦足以持國於不衰乃傳之數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則歸咎於法也不思無辭其爲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實民驕而不均兵弛而不振非其破法而行私抑沿法而巧匿其姦也有志者憤之而求治之情迫動於上言治之術競起於下聽其言推其心皆當時所可厭苦之情事而蘄正之於旦夕有餘快焉雖然抑豈必歸咎於法而別求治理哉吏玩

而不理任廉肅之大臣以飭仕階而得矣士靡而亡實崇醇雅之師儒以興正學而得矣民驕而不均豪民日競能民日瘠人事盈虛之必有也寬其征徭疲者蘇而競者無所容其指畫矣兵弛而不振籍有而伍無伍有而戰無戰爭人息之必然也無驕惰之將無私殺之兵委任專而弛者且勸以強勁矣若是者仕得其人而法無不可用若十一千百之挂漏創法者固𦣞有餘以養天下而平其情匹夫匹婦祁寒暑雨之怨咨猾胥姦民爲鼠爲雀之啄齕惡足壞綱紀而傷敎化有天下者無容心焉可矣宋自建隆開國至仁宗親政之年七十餘歲矣太祖太宗之法敝且乘之而生者自然之數也夫豈唯宋祖無文武之至德議

道之公輔無周召之宏猷乎卽以成周治教之隆至於穆昭之世蝸蠹亦生於簡策固不足以爲文武周召病也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時愈改之則敝愈叢生苟循其故常吏雖貪冒無改法之可乘不能託名踰分以巧爲吹索士雖浮靡無意指之可窺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詭遇民雖强可凌弱無以啟之則無訐訟之興以兩俱受斃俾富者貧而貧者死兵雖名在實亡無以亂之則無游惰之民以梟張而起進則爲兵而退則爲盜唯求治者汲汲而憂之言治者嘖嘖而爭之誦一先生之言古今異勢而欲施之當時且其所施者抑非先王之精意見一鄉保之利風土殊理而欲行之九州且其所行者抑非一邑之樂從神宗

君臣所夜思晝作聚訟盈廷飛符徧野以使下無法守開章惇蔡京爚亂以亡之漸者其風已自仁宗始矣前乎此者眞宗雖有淫祀驕奢之失王欽若丁謂雖有貪權惑主之惡而李太初愼持之於前王子明謹守之於後迨乎天聖明道之間老成凋謝已向盡矣僅一直方簡重之李廸起自遷謫而任之不專至若王曾等者非名節之不矜也非勤勞之不夙也以術閒道以氣矜剛而仁宗當受諫之美名慕恤下之仁聞欣然舉國以無擇於聽迨及季秊天章開條陳進惟日不給以取綱維而移易之吏無恒守士無恒學民無恒遷兵無恒調所賴有進言者無堅僻之心而持之不固不然其爲害於天下豈待熙豐哉知治道者

不能不爲仁宗惜矣夫秉慈儉之德而抑有淸剛之多士
贊理於下使能見小害而不激見小利而不歆見小才而
無取見小過而無苛則姦無所熒邪無能間修明成憲休
養士民於以坐致昇平綽有餘裕柰之何强飲疥癬之疾
以五毒之劑而傷其肺腑哉故仁宗之所就者槩可見矣
迹其謀國則屢敗於西而元昊張啟侮於北而歲幣增迹
其造士則鬪風而起者蘇氏父子掉儀秦之舌揣摩而前
者王安石之徒習申商之術後此之撓亂天下者皆此日
之競進於大廷故曰神宗之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
皆仁宗啟之也夫言治者皆曰先王矣而先王者何世之
先王也孔子曰吾從周非文武之道隆於禹湯也文武之

法民所世守而安焉者也孟子曰遵先王之法周末亡王者未作井田學校所宜遵者周之舊也官習於廷士習於學民習於野善者其所夙尚失者其所可安利者其所允宜害者其所能勝愼求治人而政無不舉孔孟之言治者此而已矣嘖嘖之言以先王爲口實如莊周之稱泰氏許行之道神農曾是之從亦異於孔子矣故知治者深爲仁宗惜也

仁宗有大德於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賜抑有大儆政以病民者二百年其餘波之害延於今而未已蓋其求治之心已亟但知之而即爲之是故利無待而興害不擇而起

其有大德於天下者航海買早稻萬石於占城分授民種

是也其種之也早正與江南梅雨而相當可以及時而畢樹藝之功其熟也早與深秋霜燥而相違可弗費水而避亢旱之害其種之也田不必腴而確不貲可以多種而無瘠蕪之田皆其施德之普也昔者周有天下既祀后稷以配天爲一代之祖又祀之於稷以配社享萬世之報然則有明王起飭正祀典以酬功德奉仁宗以代周棄而享祀千秋其宜也惜乎無與表章者史亦略記其事而不揄揚其美則後王之過也若其倣之病天下者則聽西川轉運使薛田張若谷之言置交子務是也交子變而爲會子會子變而爲鈔其實皆敝紙而已矣古之稅於民也米粟也布縷也天子之畿相距止於五百里莫大諸侯無三百里

之疆域則粟米雖重而輸之也不勞古之爲市者民用有涯則所爲者僃田宅有制不容兼幷則所齎以易者輕故粟米布帛械器相通有無而授受亦易至於後世民用日繁商賈奔利於數千里之外而四海一王輸於國餉於邊者亦數千里而遙轉輓之勞無能勝也而且粟米耗於升龠布帛裂於寸尺作僞者湮溼以敗可食之稻麥靡薄以費可衣之絲枲故民之所趨國之所制以金以錢爲百物之母而權其子事雖異古而聖王復起不能易矣乃其所以可爲百物之母者固有實也金銀銅鉛者產於山而山不盡有成於煉而煉無固獲造於鑄而鑄非獨力之所能成薄貲之所能作者也其得之也難而用之也不敝輸之

也輕而藏之也不腐蠹是數物者非寶也而有可寶之道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違也唯然而可以經久行遠者亦止此而已矣交子之制何爲也哉有楮有璽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數則速裂矣藏之久則改制矣以方尺之紙被以錢布之名輕重惟其所命而無等則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於無實之虛名而導天下以作僞終宋之世迄於元延及洪永之初籠百物以府利於上或廢或興或兌或改千金之貲一旦而均於糞土以顛倒愚民於術中君天下者而思爲此亦不仁之甚矣夫民不可以久欺也故宣德以來不復能行於天下然而餘害迄今而未已則傷詔祿之典而重刑辟之條無明王作而

孰與更始其害治亦非小矣鈔之始制也號之曰千錢則千錢矣已而民遞輕之而所值遞減乃至千餘錢而尚不售然而千錢之名固有也俸有折鈔以代米乃至一石而所折者數錢律有估物以定贓乃至數金而科罪以滿貫俸日益薄而吏毀其廉贓日益重而民極於死僅一鈔之名成而害且積而不去況實用以代金錢其賊民如彼乎益之以私造之易殊死之刑日聞於司寇以誘民於阱而殺之仁宗作偏之德不能辭矣是故君天下者一舉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無窮不可不審也聽言輕則從善如流而從惡亦如流行法決則善之所及者遠而惡之所被者亦長矣以仁如彼以不仁如此仁宗兩任之圖治者其何

擇焉舜之大智也從善若決江河而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以其大智成其至仁治道盡此矣

大臣進位宰執而條列時政以陳言自呂夷簡始其後韓范富馬諸君子出統六師入參三事皆於受事之初例有條奏聞之曰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言有枝葉以此知諸公失大臣之道而明道以後人才之寖降風尚之寖卑前此者石李向王之風軌不可復追矣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以言者始進之士非言無以達其忱上之庸之非言無以知其志故觀其引伸知其所學觀其蘊藉知其所養非必言之可行而聽之行也後世策問賢良科舉取士其法循此而抑可以得人然而不能無不得之人矣

至於既簡在位或賢或否則以功而明試之非以言者之始測於影響而下亦僅此以爲自效之資也且夫藉言以爲羔鴈者亦挾長求進之士爾其畜德抱道具公輔之器者猶不屑此而況大任在躬天職與共神而明之默而成之者非筆舌之所能宣而喋喋多言以掩力行不逮之慙尤乎卽以敷奏言之射策之士諫議之官言不容已也而抑各有其畔不可越也將以匡君之過與則卽以一德之涼推其所失而導之以改無事掇拾天德王道譊其口耳之所記誦者罄之於一牘也非是者爲斲才之由士將以指政之非與則卽一事之失極其害之所至而陳其所宜無事旁推廣引汎及他端之未善以責效於一朝也非是

析爲亂政之辨言將以摘所用之非人與則卽以一人之
罪狀明列其不可容無事抓此伸彼濫及盈廷以唯吾所
欲廢置也非是者爲死黨之憸人將以論封疆之大害與
則卽以一討之乖張專指而徵其必僨無事臚列兵法畫
地指天以遙制生殺之樞機也非是者爲首禍之狂夫且
夫一言出而且俟君之行此一言也則事不冗而力以暇
而有餘一言出而君既行此一言矣則意相得而後可因
而復進故志行而言非虛設行與不行皆未可必之於君
必姑且言出如哇而唯恐不充於幅誠何爲者况乎一人
之識以察一理倘慮其義不精而害且伏於其隱乃擿管
經營旁搜雜引舉君德民情兵農禮樂水火工虞無涯之

得失窮盡之於數尺之章疏才之果勝與念之果周與發果以誠而行果無不得與問之心而固不能自信按之他日而已知其不然徒爾洋洋娓娓建瓶傾水而出之不少待焉不怍之口莫知其咎亦孔之醜矣則在懷才初進之士與職司言責之臣猶不可不慎也而得君已深歷任已夙居密勿以靜鎮四海者尤勿論矣明道以後宰執諸公皆代天工以臨羣動者也天下之事唯君與我坐而論之事至而行之可興則興之已耳可革則革之已耳惟道之從惟志之伸定命以伸告不崇朝而徧天下將何求而不得奚待煩言以聳衆聽如其微言而不悟直言而不從欲行而中沮欲止而旁出則有引身以退免疚惡於寸心而

不待纍白以號於人曰吾已褫惄言之而上不我甫也出
宰執大臣所以靖邦紀而息黷淩之樞要也在昔李太初
王子明以寶心體國負七十餘手社稷生民於阜安者一
變而務尙口紛呶之朝廷搖四海於三寸之管誰尸其咎
豈非倡之者在堂皇和之者盡士類其所繇來者漸乎宰
執有條奏矣侍從有條奏矣庶僚有條奏矣有司有條奏
矣乃至草茅之士有喙斯鳴無不可有條奏矣何怪乎王
安石之以萬言聳人主俾從己以顚倒國是而遠處蜀山
聞風躍起之蘇洵且以權謀憸險之術習淫遁之文章售
其尉繚孫臏之詭遇簧鼓當事而熒後世之耳目哉姚元
之之以十事要元宗也在未相之先謂不可行而已不敢

相也是亦愼進之一術也既已爲相則唯其行之而無復言矣陸敬輿之詳於論事也一事竟而又及一事因時之迫以答上問而非闊達迂疏以侈文章之富也宰執之道司聽言以待黜陟耳息浮言以正人心耳言出而行澆言長而忠薄言之不已而國事不可爲矣讀者惑焉訛爲盛美違山十里蟪蛄猶聞束宋人章奏於高閣學術治道庶有瘳焉俗論不然宜中國之日疲以惑也

仁宗之生以大中祥符三年歲在庚申及嘉祐二年乙酉二十有六年擬之於古未遠乎壯有室之齒也曹后之立未及期月則皇子之生非所絕望乃育英宗於宮中使后拊鞠之嗚呼念宗祀之重而忘私是豈非能爲人之所不

在昆孫爲世法者哉三王以後與子之法立莫爲適長道不得而廢焉漢明雖賢光武猶謂失德晉惠雖闇武帝不任其殺故三代有豫教之法盡人之所可爲而賢不肖治亂安危聚而聽之於天亦且無如之何矣乃無子而嗣未有定以及乎危病之際姦人婦寺挾私意以援立庶支市德居功而倒持魁柄漢唐之禍率繇此而與其近正者則辨昭穆審親疏弟與從子以序而登斯亦可以止爭而靖國矣而於帝王愼重天位之道固未协也夫唯適長之不容變雖爲百王之成憲而賢不肖非所謀耳無子而授之同產之弟與從子之長古未有法道無可執則天既授我以選賢而建之權如之何不自化裁可諉諸後以任臣僚

之𢪔立邪英宗方四歲而鞠之宮中察其情志審其器量遠其外誘習其家法而抑受恩勤之德於中宮他日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近不慧大者可也帝之留心於國本非一日矣范鎭包交司馬光雖心是其請且不欲授以援立之權獨託腹心於韓公然抑聞命而始請其名前此者亦未敢有所擬也則熟籌密運於一人之心又豈姦邪之得覬何哉在禮有之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非盡人無子而必爲立後也自大夫以上有世祿食采邑建祖廟者達乎天子苟無子而必有後則三代之興雖無子而固有子豫立之典雖不見於史策而以爲後之文推之則苟有世守無無子者必有子而與子之法固不以無出而廢也抑在禮

有之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朞本非朞而加以朞之謂也若以親疏序及而所立者從子之長則所生父母雖降而固有叔父之親不必加隆而固服朞則功緦以降之族子但使溫恭之度形於早歲皆擇養而豫教之無問親疏亦明矣漢唐之君輕宗社而怙其專私未有能者仁宗慮之早而斷之決以定百王之大法於是高宗有所稟承遠立太祖之裔孫而本支不敢妄爭臣民欣爲推戴兩宮全其慈孝社稷賴以小康皆仁宗之貽謀爲之先導也雖然義隱於三代而法沮於漢唐仁宗捌起而決策以至正之舉而有非常之疑故任守忠惑曹后以起釁而仁宗亡慮也有韓公在制守忠之死命而曹后黜於其義也高宗無

可恃之大臣矣於是而內禪以定其位然則心苟無私戀邇在我居天位之尊承皇天之命仰先祖之靈奉名義之正無志不可行無謀不可定何畏乎命異何憂乎事變哉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於熙豐交爭於元祐紹聖而禍烈於徽宗之世其始則景祐諸公開之也國家剛方挺直之正氣與敦龐篤厚之醇風並行而不相悖害大臣任之而非但大臣任之也人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聽以不輕動於人言則雖有小人不傷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國是貞矣而豈淩息矣前乎景祐者非無丁謂王欽若之姦佞也而王旦沮欽若之登庸馬知

節劾欽若之臣奏張詠以死請戮尸以貿丁謂之頭李迪以從而斥丁謂之姦王曾且獨任寇謂之舉而不勞廷臣之交擊故欽若謂非無邪黨亦以訐訟不行而但偷容之福胡旦翟馬周梅詢曾致堯之徒或乍張而終替或朒縮而不前蓋大臣以國之治亂人之貞邪引爲已任而不關情於且吐且茹之交授發姦摘伏之權於銳起多言之士故剛而不撓抑重而不輕唯其自任者決也而天子亦不矜好問好察之名聞人言而輕爲喜怒則雖有繁興之衆論靜以聽君相之從違自非田錫孫奭任諫諍之職者皆無能騁其辨也好善則進之惡惡則去之任於已以持天下之平者大臣之道也引之不喜激之不怒居乎靜以

聽天下之公者天子之道也而仁宗之世亦失之矣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寬柔也寬容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寬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至於前而有所稱說容之矣未遠以爲是未遠以爲非也容之容之而言皆至則新言者且將怒其所必怒而終不能容夫苟樂求人言而利用其臧否則君子小人莫能自必而特以議論之短長爲興廢於是而小人之黨競起爭鳴而自附於君子之華士抑綽約振迅飾其文辭以爲制勝之具言滿天下蔚然可觀相傳爲不諱之朝故當時士民與後世之聞其風者所甚歆仰於仁宗皆仁宗之失也於是而宋興以來敦龐篤厚之風蕩然不足以存矣抑考當時

之大臣則者舊已凋所僅存者呂夷簡爾夷簡固以訓之不怒逐之不恥爲上下交順之術而其心之不可問者多矣其繼起當國能守正而無傾險者文彥博矣而亦利用夷簡之術以自挫其剛方之氣乃愁其志不足以行則旁求助於才辯有餘之士羣起以折異己而得伸韓富范馬諸公雖以天下爲己任而不能自超出於此術之士於是石介蘇舜欽之流矯起於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視抑此伸彼唯勝是求天子無一定之衡大臣無久安之計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諸膝旋墜諸淵以成波流無定之宇熙豐以後紛呶噂𠴲之習已早見於此而君猶自信曰吾能廣聽大臣且自矜曰吾能有容

士競習於浮言揣摩當世之務希合風尚之歸以顛倒於其筆舌取先聖之格言前王之大法屈抑以供其證佐蓋而習之出而試之持之終身傳之後進而王安石蘇軾以小有才而爲之領袖皆仁宗君相所側席以求豢成其毛羽者也乃至呂惠卿鄧綰邢恕沈括陸佃張耒秦觀曾鞏李廌之流分朋相角以下逮於蔡京父子而後覆敗之局終焉嗚呼凡此訾訾提提者皆李沆王旦所願爲士偶任其擲棄山隅而不使司禍福者也而仁宗之世亟導以興其剛方也非氣之正也其敦篤也非識之定也置神器於八達之衢過者得評其長短而移易之日刓月敝以底於敗亡天下後世猶獎其君德之先人才之盛則知道者之

希知治者之無人抑今古之有同悲矣按仁宗之世所聚訟不已者呂夷簡夏竦之進退而已此二子者豈有丁謂王欽若蠹國殃民已著而不可揜之惡哉夷簡之罪莫大於贊成廢后而傷天子之頹固不可以為天下母亦非甚害於大倫竦之罪莫大於重誣石介而介之始進而被黜以爭錄五代之後亦宋忠厚之澤過而無傷於教化矜氣以爭紬之亦非已甚而范余歐尹遽羣起以去國為高投滴水於沸油燄發而莫之能遏然則呂夏固不足以禍宋而張逐虎之網叫呼以爭死命於麏兔何為者邪天子不愼於聽言而無恒鑒大臣不自秉國成而獎浮薄一彼一此以氣勢為榮枯斯其以為宋之季世而已矣讀其書言

不可勝求也聞其名美不可勝傳也即而察之外疆而中枯靜而診之脈浮而筋緩起伏相代得失相參契丹膂之而竭力以奉金繒元昊乘之而兵將血於原野當時之效亦可睹矣奚問後世哉

言者人得進諫於君而諫無專官不欲天下之以言爲尚也聖王樂聞天下之言而惡天下之以言爲尚上下交責於己而不攻人以求勝治之所以定功之所以成俗之所以淳亂之所以訖也諫之有專官自蕭梁始而唐因之諫有專官則以言爲職矣以言爲職則以言爲尚矣以言爲職欲無言而不可以言爲尚求所以言者但可言而即言之於是進不揆於理退不信於心利其所病病其所利賢

其所不肖不肖其所賢時之所趨嚮之所動聞見之所到
曲折以斲乎工矯揉以成其是科條繁而搏擊鷙枝葉盛
而蔓延張唯其所尚以稱其職無不可言也易曰亂之所
繇生則言語以爲階職此謂矣乃唐之有專官也隸於門
下省則與宰相爲僚屬而聽治於宰相法猶是也所以然
者天子之職論相而已矣論定而後相之既相而必任之
不能其官而唯天子進退之舍是而天子無以治天下夫
天子無以博察乎人之賢姦而悉乎民之隱志唯此一二
輔弼之臣寄以子孫黎民者爲其所謹司然而弗能審焉
則天子無以爲天下君若夫必置諫官以賞其不逮者有
故大臣者一諫而晉道之再諫而昌言之三諫而危言之

然而終不膺焉則引身以退大臣之道也故唯宗社安危賢姦用舍生民生死之大司宰相執之以弼正天子之愆而自度其去就若夫天子一言之不合一動之不臧好尚之不端喜怒之不節見端於微未形於大宰相屑屑然以力爭爭而不從不從而不去則辱其身不從而急去則遺其君故宰相必靳於其小而以對駁爭論之權授之諫官而後宰相得以持其大而爲進退之大經故唐之制猶善也宰相之用舍聽之天子諫官之予奪聽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則舉而聽之諫官環相爲治而言乃爲功諫官者以繩糾天子而非以繩糾宰相者也天子之職止此一二日侍密勿心膂之大臣弗能決擇而委之諫官則天子曠矣

大丁賍而繁言興如是而不亂者未之或有仁宗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嗚呼宋以言語啓興而政紊於廷民勞於野境蹙於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且夫宰相之非其人有自來矣上之所優禮而信從者必其所畏者也下之詭遇而獲上之寵任者必上之所歆者也上喜察察之明則苛煩者相矣上喜响响之恩則柔非者相矣上貪黷武之功則生事者相矣上利錙銖之獲則掊克者相矣上耽宴安之逸則擅權者相矣上逐聲色之欲則游佞者相矣上惑佛老之教則妖妄者相矣上寄耳目於宦寺則結奄豎者相矣上委國政於妃嬪則交宮禁者相

矣天下不患無君子而不能獲上於所不好天下不能無小人而不能惑上於無所迷故諫官以其犯顏無諱之危言糺之於早糾之於微則木不腐而蠹不生形不汚而影不黖宰相之可否入明鑑之中莫能隱蔽又豈待諫官之毛舉細過以加其上而使不足以有爲乎是道也自天子以至於修士未有不以此爲聽言之經者也言之謫也在攻其過而詔以其所不知然而有辨矣或聽言而悟或聽言而迷剛愎以自用則禍至而不知無主而聽熒則釁生於不審故曰樂聞天下之言而惡天下之以言爲尚道之迹相背而實相成者唯君子能辨之有言於此攻已之失而盡其辭君子之所樂也言雖不當抑必有當焉者矣即

無所當而不欲拒之以止人之忠告也有言於此攻人之失而發其隱君子之所惡也言雖非私必有私者伏矣卽果無私而不欲行之以啟人之訐謗也故君子之聽言止以自攻豈徒天子之於宰相爲然邪百執之得失有司之功罪司憲者治之矣天子以含宏之德臨其上資其才而進之以所未逮人乃以自勸於修爲而樂效其職而越位以持人之短長者矯舉纖芥摘發暮夜以敗人之名節而使自棄固明主之所必遠抑豈徒天子之聽諫官爲然邪庶士之族亦有親疏閭里之交亦有比耦其離其合自以其倫而爲厚薄而浮薄之士喜談臧否者攻其所不見述其所未聞以使猜疑固修士之所必絕且豈徒攻人之過

以相排陷者爲然邪朝則有章家則有法先王之精意不
可以小利疑其不宜先王之格言不可以私心度其未至
而積引繁雜瑣陳利害快愚賤之鄙心以要譽乘時勢之
偶慾以敚圖一人之識而欲盡天下之理一端之得而欲
强百致之齊憑臆見以斷短成法倚古語以譏駁時宜言
不如其心心不如其理窮工極變以蠱人心而亂常道尤
有道者之所必絕而不使敢干夫君子所樂聽人言者嗜
欲之不戢器識之不宏學問之不勉好尚之不端喜怒之
不節動止之不莊出話之不正勿憚我之威勿疑我之拒
勿薄我爲不足言勿懟我以姑有待如石攻玉必致其精
如繩裁木必壹於正則薰沐以求之拜稽以受之而唯恐

其勢盡加其剛直之氣不以加我而以加人則小臣僕妾日將不可以一言入而刑賞及之況僅此一二坐論之元臣而授榮辱之大權於悠悠之心口哉自仁宗之爲此制也宰執與臺諫分爲敵壘以交戰於廷臺諫持宰執之短長以聲擊爲風采因之廷叱大臣以辱朝廷而大臣乃不惜廉恥交彈而不退其甚者有所排擊以建其所欲進而巨姦且託臺諫以登庸害乃伏於台輔宰執亦持臺諫之短長植根於內庭而假主威以快其報復於是或竄或死乃至褫衣受杖辱當世之士而好名者且以體膚之傷毀爲榮其甚者佈私人假中旨以居掖垣而自相攻擊害又中於言路季世之天下言愈長爭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

深封疆愈危則唯政府諫垣不相下之勢激之也仁宗作法之涼延及五百年而不息求如唐之諫官宰相同賚而不憂其容隱者且不可得況古之無人不可諫用匡君德而不以尚口爲習俗者養敦龐剛正之元氣以靖邦家其得失豈尋丈之間哉自仁宗之爲此制也呂夷簡卽以逐孔道輔等十人而余沔何日再竄廷臣水火之爭迄於徽欽無日無人不爭爲鼎沸論史者猶以爲善政則甚矣一曲之士不足與言治道也

元昊之必反弗待其後事而知之今立於五百年之餘不揣而信其必然況當日乎粤自繼遷之死子弱國危非能制其死命漫曰以恩致之實則輸錦綺以獻笑丐其不相

淩暴而已於是而西陲撤備將帥戢身戍兵束伍者垂三十年而昊始反討德明之世無亡矢折鏃之患撫鹽池苑馬之資藉中國金繒之利休養其人以桀岸於河山險固之地雖微元昊且將鷹飽而飛況昊以雄狡之才中國久在其目中而欲使弭耳以馴於柙也庸可得乎於是而宋所以應之者固宜其茫然也种氏以外無一人之可將中樞之地無一策之可籌僅一王德用之擁虛名而以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之邪說搖動之而不安於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氣任以專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爲也韓范二公憂國有情謀國有志而韜鈐之說未嫻將士之情未浹縱之而弛操之而煩愼則失

蹈勇則失算吟希文將軍白髮之歌知其有弗獲已之情四顧無人而不能不以身任是豈足與狡詐凶横之元昊爭生死者哉其所用以直前者劉平后元孫任福閻其輕脆之夫也則昊之不能東取環延南收秦隴以席捲關中者幸其無劉淵石勒之才也故韓范二公之任此艱難矣三十年間執國柄以贊廟謨者誰邪李沆四方艱難之說無可告語而傲以屬之王旦旦亦弗能救也曹瑋憂元昊之狀貌非常不得昌言而僅以語之王曾固弗能信也君飾太平以誇驕虜臣立異同以爭口舌將畏猜嫌而思屏息兵從放散而恥行枚率不練之疲民馭無謀之蹇帥出入於夏竦 沿之間呂夷簡復以疲瘵任心膂而可否

其上才仰倚雜於二公亦弗能振宿萎之枝而使翹然以興則不能得志於一戰而俛首以和議無足隆者乃以其時度其勢要其後焉宋之得免於危亡也二公謀異而范公之策愈矣任福之全軍覆沒也范公過信昊之可撫而略其術中也韓公力主進兵會討策昊之詐而自戒嚴以備邊則失在范而韓策為長然范之決於議撫者度彼度此得下策以自全者也古今有定勢焉弱者不可驟勝而彊強者可徐俟其弱故有不必危亡之勢而自貽以危亡者以不可張之弱嘗試而爭作張之強也夫前之自萎以積弱而養昊之強者已如彼矣然彼雖強而未嘗無所憚也以一隅而敵天下則貧富不相若以孤軍而亢天下則

衆寡不相若內患未起而人利於安存則撼我也難內治猶修而人不然外附則誘我也無備固本自強以待其會猶足恃也而無識者蹶然而起以希非望之功驅積衰之衆糜無盡之財投進有可前退有可却之散地挑進則利卻則死之狡寇姑與犄侵其邊疆而墮其陷阱一嘗之而敗矣彼氣增而我氣折矣再嘗之三嘗之而無不敗矣彼氣彌增而我氣折盡以無餘矣彼固未能如是其勇我以勇貽之也我且未必如是其怯自致吾人以怯也前之有所憚者無可憚矣有所疑者無可疑矣則雖有司將勁兵以繼其後彼且無所懼奮死以相搏而勢終不敵元魏之於六鎮契丹之於女直女直之於蒙古皆是也不然以土

地甲兵芻糧之富率有餘之衆衡久立之國家以捍乍興之小醜奚其不敵而瓦解以亡哉使如韓公徇夏竦之策併數路之兵同出一道用爭勝負人懷異心而投之虜穴彼盡銳以攻其瑕一將衂而全軍駭潰內地更無堅守有餘之兵豈徒鄜延涇原之不可保哉關中糜爛而亦雖之憂亦棘矣范公之鎮延州也興營田通斥候修堡砦种世衡城靑澗以相策應緩夏竦之師期按兵不動以觀其釁使得如公者以終其所爲則可充兵可用術可釋侯之侯之元昊死諒祚弱無難折箠以收爲外臣即未能然而不驕嘗試之兵戢腰領以增其驕悍金城屹立士氣猶存元昊雖强卒不能渡河而有尺土此范公之畧所繇愈於韓

公者遠也可移者石也不可移者山也無土以障之則河不決無水以濺之則油不炎使漢高以武帝之兵臨冒頓則漢必危則使楊鎬王化貞以范公之策保瀋遼則國必不斃是道也持於積弱之餘而以救其失者也急庸人之所緩者進威之宏畧緩庸人之所急者定傾之成算無事而嬉於堂閑變而鬪於市今古敗亡之券可不鑒諸

人之不能有全才也惟其才之有所獨優也才之所規遂成乎量才所獨優而規之以爲量則量窮於所規規之內有餘而規之外不足嗚呼夫孰知不足者之能止於其分而無損於道有餘者求溢於所規之外治之而實以紛之也觀於韓范二公可見矣韓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

所不能任爲人之所不敢爲故秉正以臨險阻危疑之地
以求其無所疑確乎其不可拔也而於纖悉之條理無曲
體求詳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節直以伊周自任而無所
讓至於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變動之機宜則有疏焉者
矣乃以其長用之於短其經理陝西也亟謀會師進討而
不知固守以待時多刺陝西義勇而不恤無實而有害皆
用其長而詘焉者也若法度與禮銓除田賦皆其所短者
而唯其短也是以無所興革而不敢更張之擾而范公異
是以天下爲已任其志也任之之力則憂之亟故人之貞邪
法之疏密窮簷之疾苦寒士之升沈風俗之淳澆一繫於
其心是以內行修謹友愛施於宗族仁厚式於鄉閭唯恐

有傷於物而惡人之傷而物也獨切故以之驅戎撫激功之計而致謹於繕修自固之中策唯其短也而善用之乃以終保西陲而困元昊於一隅若其執國柄以總庶務則好善惡惡之性不能以纖芥容而亟謹更張裁倖濫覈攷課抑詞賦興策問替任子綜覈名實繁立科條一皆其以心計之有餘樂用之而不倦唯其長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靜之天下人挾懷來以求試熙豐紹聖之紛紜皆自此而啟曾不如行邊靜鎮之賴以安也繇是觀之二公者皆善用其短而不善用其長故天下之不以用所長而成乎悔吝者周公而後僅見其人也夫才之所優而學亦樂赴乎其途才既優之學且資之情悠亦因之而不可遏喜

心既行而物之不傷者鮮矣才注於斯學效於斯喜怒循斯以發量之所規不能度越乎斯而欲以此槩及乎規之所不至則何如不足其所不足者上怵心於天時下增疑於物理謹以待物之至而治之以時使可愛豈於天人而量固未嘗不宏遠也才之英發者擴而充一而時履於危危而有所懲則止故韓公之於西夏主戰而不終其制義勇也已微而終敗若其折母后定儲位黜姦奄匡幼主無所三思以[illegible]行其道則正以不勞形怵心於細故而全其大[illegible]而[illegible]憂之已急慮之已審乃使纖曲脂蹀之士得依附以責其術固自天下已任之口極其量而不得有餘矣苟為君子則必知所敬矣才所不足敬自至焉才所有

餘不覺其敬之弛也惟其敬也是以簡也才所有餘者欲簡而不能才所不足者欲簡而不得簡之必敬敬則不容不簡以此而論二公韓之敝於所長者僅也而范公已甚矣天章閣開之後宋亂之始也范公縝密之才好善惡惡之量爲之也是以愼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愼用也

科舉試士之法有三詩賦也策問也經義也宋皆用之迭相褒貶而以時興廢夫此三者略而言之經義尚矣策問者有所利用於天下者也詩賦者無所利用於天下者也則策問之賢於詩賦宜其遠矣乃若精而求之要歸而究之推以古先聖王涵泳之仁濯磨之義則抑有說焉經義之制自唐明經科之帖經始帖經者徒取其記誦則其待

士者已末矣引而伸之使演其精意而著爲道義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於此乎取之捬使天下之士成童以後日紬繹於先聖之遺書以猒飫於道腴而匡其不軌故曰道義尚矣然而不保其不敝者習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義中正之格言爲弋利掠名之捷徑而支離者旁出於邪疲苶者偷安於鄙彫繪者巧亂其眞拘攣者法傷其氣皆所謂侮聖人之言者也則明經而經以晦尊經而經以褻末流之所必趨糾之以法而法愈以錮人之心是其爲敝也已敝而後知之未敝之前敝伏而不覺故君子不能豫度士風之日偷而廢之於先而敝之顯著於初者莫詩賦若也道所不謀唯求工於音響治所勿問祇巧繪

其鶯花其其爲無所利用於天下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則固不得與策問爭長矣策問之興自漢策賢良始董仲舒天人之對歷數千年而見爲不刊嗣起者競起以陳當世之務爲得爲失爲利爲病爲正爲邪爲安爲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爭效之於天子天子所求於士以共理天下者正在於斯以視取青妃白之章不亦遠乎然爲此說者抑未體乎先王陶淑之深心以養士習定國是知永終之微而調之於晷者也天先王之造士豈不欲人抒其規畫以贊政紀哉漢之始策賢良也服官之後品行已徵成績已著其公二千石共保其爲醇篤之儒而後策之始進之道固不以此爲干祿之徑而自獻以言夫亦有

深意存矣道莫亂於多岐政莫紊於爭訟士莫惡於揣摩天下之形勢而思以售其所欲爲夫茍以策問進之則士皆於策問習之陳言不適於時則倚先聖以護其迂邪說不準於理則援往事以文其悖足未越乎閭門而妄計九州之盈詘身未試乎壁壘而輙爭一綫之安危於是詭遇之小夫心胥史之心學幕賓之學依附公門以察其條敎窺探時局以肆其褒譏人希范蔡之相傾俗競儀秦之互辨而淳龎簡靜之休風斬焉盡矣其用也宂以無裨於用也其利也乃以成其害也言詭於下聽熒於上而民不偷國不仆者未之有也且夫詩賦則亦有所自來矣先王之敎士而升以政也規之使圓削之使方槩之使必正束之

使必馴無言而非可用無動而非可法俾皆莊肅如神乾惕如戰勤敏如疾風纖密如絲雨以與天下相臨而宏濟艱難哉然而先王無事此也幼而舞勺矣已而舞象矣已而安絃操縵矣及其成也賓之於飲觀之於射旅之於語泮渙夷猶若將遠於事情而不循乎匡直之教夫豈無道而處此以爲人之樂於爲善而足以長人者唯其淸和之志氣而已矣不使察乎天下之利則不導以自利之私不使揣於天下之變則不動其機變之巧不使訐夫天下之慝則無餘慝之伏於心不使測夫天下之情則無私情之吝於已盪而滌之不以鄙陋憖其心深而游之不以紛拏鼓其氣養其未有用之心爲有用之圖則用之也大矜其

無可尚之志爲所尚之道則其所尚也貞詠歌慷歎於人情物態之中揮斥流俗以游神於淸虛和鬯之宇其賢者進於道而以容四海宥萬民而有餘裕不肖者亦斂戢其喬詰鷙攫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長以生事而賊民蓋詩賦者此意猶存焉雖或沈溺於風雲月露之間茫然於治理而豈掉片舌舞寸管以倒是非亂綱紀貽宗社生民之害於無已哉繇此言之詩賦之視經義弗若也而賢於策問多矣范希文奮起以改舊制於是而浮薄之士爭起而習爲揣摩蘇洵以孫吳逞王安石以申商鳴皆持之以進而爲之和者實繁有徒以裂宋之綱維而速墜希文之過不可辭矣若乃執政之黨人摘策問之短爲之辭曰詩賦

聲病易攻策論汗漫難知此則卑陋已極適足資稀文之一笑而已

上書糾察之言有直有佞有姦是天下之公是非天下之公非昌言而無諱者直也迎時之所是而是之不顧其非迎時之所非而非之不恤其是曲言而善辯者佞也是天下之公非非天下之公是大言以脅上者姦也要其所言者必明察其短長或以爲病國或以爲罔上或以爲侵權或以爲廢事引國計之漸衰指祭進之失序自言防忌者何人直摘失謀者何事乃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雖佞且姦亦託之愛君憂國之直而不避怨以相攻擊則人君爲其所動也亦有繇矣乃三者之外有妖言焉非徒佞也非

徒發也訴之於直以毀傷人之素履言一發而無可避無可辨也若是者於草爲菫於蟲爲蜮於鳥爲鵩於獸爲狐風一倡而所號爲君子者亦用其術以加之小人而不知其不可爲也則其爲妖也不可辭矣凡爲此言者其大端有四曰誣爲逆叛曰詛呪誹謗曰內行不修曰暗通賄賂嗚呼使術不疑陳平不遇明主則廢錮終身狄仁傑非有天幸則族滅久矣不幸而爲其所惑也君以殺其體國之臣父以殺其克家之子史氏且存其說以汙君子於蓋棺之後自春秋以來歷漢唐而不絕猶妖鳥蠱狐之不絕于林莽也而宋爲甚王拱辰之以陷蘇舜欽搖杜衍也丁謂之以陷寇準也夏竦之以陷石介及富弼也蔣之奇之以

陷歐陽修也章惇蘇軾之以互相陷也莫非妖也加之以無將之辟則曰密謀而人不覺汙之以帷薄之愆則曰匿醜而跡不宣誼之以誹謗則文字皆索瘢之資訐之以關通則禮際亦行私之迹尋之以贓私則酒漿亦昏夜之投人所不能言者言之矣人所不敢言者言之矣人所不忍言者言之矣於國計無與也於官箴無與也於民瘼無與也於吏治無與也大則施以覆載之不容細亦被以面目之有醜傾耳以聽道路之言而藏身託於風聞之誤事已白而自謂責備之嚴事無徵而猶矜訐奮之效無所觸而與是怪鳥之啼於坐隅也隨其影而射是蠱蟲之藏於深淵也雖有曲謹之士無得而防雖有善辯之口無從而折

昏霾起而冒目不辨爽厲興而滔染無方亦且終無如之何矣嗚呼苟有明君亦豈必其難辨哉天下方定大位有歸懷逆何爲也君不殺諫臣士不惜直言誹謗何爲也旣以登朝誰能拒戚畹近倖而弗與援也時方暇豫誰能謝燕遊歡笑而無所費也至於宗族有譏人而小缺在寢門則閒言起婢妾有怨望而嫌疑在兹矣則醜詆宣明主相倚以老成相知以大節度以勢之所屈揆以理之所無則紛陳之而知其非忠斥言之而知其非直而相質訐而知君子之自愛且代爲之慙而恥與之爭若大人之爲賢爲姦當其舉之於鄉升之於朝進而與之謀國獨契之知衆論之定已非一日何待怨隙開而攻擊違乃俟宵人之吹

衆而始知哉而優柔之主無救月之弓以射妖鳥則和顏以聽使盡其詞辱朝廷羞當世之士既已成乎風氣於是自命爲君子人者亦倒用其術以相禁制妖氣所蒸無物不靡豈徒政之所出亂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風斬焉斯亦有心者所可爲之痛哭矣王曾舍丁謂之大罪而以山陵水石詐其有不軌之心唐介所稱眞御史也張堯佐之進用除擬出自中書責文彥博自有國體乃以燈籠錦進奉貴妃詆訶之於大廷曾言既用謂雖殛而罪不服介貶雖行彥博亦緣之而罷相然則仁宗所終始樂聞者以曖昧之罪加人而曾與介身爲君子亦利用妖人之術行李發以快其心風氣狂興莫之能止乃至勒爲成書刻

碧雲騢諸錄流傳後世爲怪誕之嚆矢是非之外有毀譽法紀之外有刑賞中於人主之心則淫刑以逞中於士大夫之心則機[illegible]曰張風俗之惡一邑一鄉之中狂瀾亦日興而不已有憂世之心者且勿以姦佞爲防而急正妖言之辟庶有瘳與

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其尚有臭蕕臭也間之以薰則臭有所止息而何以臭之十年邪知此者而後可與言治仁宗自明道三年劉后殂始親政訖乎帝崩三十年兩府大臣四十餘人夷攷其人韓富范杜諸公之大節炳然者若而人矣抑若呂夷簡夏竦陳執中高若訥淸議所交謫者抑繁有徒他如晏殊宋庠王拱辰丁度之浮沈而無定守者抑

與焉其進也不固進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終退也俄而又進矣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大過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訐偶乖而即斥之且諸人者皆有所懷來持以爲用一得位而亟圖嘗試而所與偕者以伸其所爲者勃然蹶起乘所宗主者之大用以急行其術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吏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驚若鶩延頸舉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數進而數退者或賢或佞固不可保矣則政之所繇亂民之所繇傷非但小人之亟代君子君子之澤不及下逮也以君子亟代君子其同也則何取乎代之其異也則亦旦之令不保於夕也

日以矜予而亟代小人吏民既已受小人之虐而降心抑
柔以從之從之已夙亦不得已而安之而代之者又急反
焉則前勞我而後效亦不易取且抑不敢信以為可久而
志愈惑力愈詘矣況以小人而亟代小人小人者各有其
私以相傾而相制者也則且託於鋤姦革弊之大名以搖
天下為害之實相若也而名與法則紛糾雜出而不可紀
進者退矣已而退者又進矣輸忠者無可釋之憂疑懷姦
者挾危機以觀望自非清剛獨立之端士且游移以冀兩
容雖以利病昭著之謀猷亦乍行而無成績害者害而利
者亦害邪者邪而貞者不能固保其貞舉棊之不定也築
室之不成也以求社稷生民之安平鞏固於百年也其可

得乎夫天子之無定志也既若此矣持之以靜正養之以和平需之以從容者固將望之有學有守之宰執與憂國如家之諫臣深知夫善政雖行而不能永也危言雖聽而不能終也無亦奉祖宗之成憲以折其狂興息搏擊之鋒鋩以杜其反噬猶庶乎其有定也而爲大臣者席未煖於紫禁鉤已及於寢門譏磨勘矣毀任子矣改科舉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當以爲厚幸言路之臣若蔡襄唐介孔道輔者頗發於顏髮豎於額以與當路爭衡於筆千知不足以相勝也而特以求伸於眉睫[illegible]至浮薄之士心未喻君子之深衷而聞風以遂和身未試小人之沮害而望影以爭攻一波作興萬波隨湧囂形醜正之

徒亦相師以相報天子且厭聞之而姦邪亦不以彈劾為恥於是祖宗朝敦龐鎮靜之風日陵月替而天下不可為矣人知熙豐以後議論繁興毒痡四海激盜賊召遼敵亦惡知濫觴之始早在仁宗之世乎伊尹之訓曰咸有一德一者慎擇之先而謹曰之於後也三心戢甯而綱紀定法守專廷有親臣野無橫議天下永綏外侮不得而乘焉嗚呼三代以下能以此言治者鮮矣宜其舉四海而淪胥之也

元昊死諒祚初立議者請觧其三將破分其勢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立說之非人皆知之誠哉其不可與謀也春秋重伐喪之貶予士匄之還彼有取

爾矣鄰國友邦偶相失以相稱兵臨服罪同好如初則乖豹肆淫大傷人子之心信不仁矣元昊者淪於夷之叛臣爲我蟊賊者也死亦不足恤也喪亦不足矜也如其可削乎以休息吾民鞏固吾圉惡容小不忍以亂大謀哉故琳說之非不可託春秋之義爲之解也雖然宋至此而欲乘喪以圖謀稡談何容易乎昔者繼遷死德明弱曹瑋欲得精兵脅孤雛郡邑其地廟算無成而元昊嗣之以逞今元昊死爲拔分其國之說亦師瑋之智而奚謂其未可邪夫所謂理勢者豈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勢均哉度之日度之彼智者不能進勇者不能競惟其時而已繼遷雖悍不內附收衆侵邊宋弗能討而撫之然猶定難一節使再德

明嗣立需宋之寵命以雄長其部落君臣之分尚存則亨德之政猶行力詘歸欵自有餘地以相待弗能爲竇融也猶不害爲田興勿精殺死於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儼然帝制矣宋之待之者名之曰夏國則固不能以臣禮畜而視爲友邦矣建郊廟立宮闕豈有一旦斐夷俯首而從臣列則諒祚雖孱處於無可卻步之勢其以死爭存亡者必也且不徒諒祚已也當德明之始爲之部曲者亦節鎮之偏裨幕府之參佐也元昊僭而百官設中國叛人如張元輩皆業已將相自居束身歸闕不誅不廢而抑不能與徐鉉楊業同升顯列則人懷有死無降之志以爲諒祚效其情其勢豈可旦暮亟摧者哉繼遷之叛也雖嘗誘殺邊臣

襲據銀州而宋不能懲然未嘗一與交兵受其挫衄張彼勢而自見其弱也及元昊之世宋一敗於延州而劉平石元孫緋首受刃再敗於好水川而任福全軍覆沒韓范王龐分招討之任僅保殘疆無能報也則中國落膽於西人狡虜益增其壯氣元昊死而餘威固在度之彼勢既然矣且宋當德明之世去平江南下西蜀破太原也未久兵猶習戰而曹瑋以知兵世將奮志請纓繫其後效固知其足恃也及仁宗之季其夙將死亡殆盡廂禁之兵僅存名籍王德用狄青且顛倒於廷臣之舉舌乃欲以機巧離其部曲率屢敗疲民以求逞未有不自貽僵仆者矣度之已者又然也今[illegible]非昔之時而勢可知已勢不相若而安危

存亡之理亦昭然其不昧矣抑以天下之大勢言之宋從曹瑋之謀而死也則威建而可折契丹之氣亦唯昔爲然而今不可狃也當彼之時宋與契丹猶相角而不相下則宋苟平西夏契丹且避其鋒及澶州之役一與而宋亟薦賄矣劉六符片舌恐喝而益幣稱納矣契丹之得志於宋不待夏人之援而盡宋之力以爭夏則鷸蚌之時契丹且坐乘其敝即如議者之志三大將離叛以捲土來歸一隅孤懸契丹順右臂而收之一劉裕之俘姚泓徒爲赫連效驅除耳關隴且岌岌矣奚能終有河西以臨朔漠哉宋於此時患在北而不在西明矣歲幣日增力窮坐困舍契丹以不慮而外徼幸於斗絕之西陲勝不足以立威敗則益

胥召侮辱牛僨於豚上其如猛虎何邪況乎利誘三將之策尤童昏之智祇為夏人玩弄以相傾覆也乎以此思之程琳之說非也而有不能訟言以示弱者故假於伐喪之義以止妄人之辨琳或有深心焉未可知也雖得而易失者時也德明方弱之日也已去而不可追者亦時也元昊初喪之日也齊桓陘亭之次宋襄用之而兵敗身傷劉裕北伐之功與明徹效之而師殲國蹙知時以審勢因勢而求合於理豈可以概論哉

功名之際難言之已熟論小人也為君子者道相謀志相叶好惡相若進退相待無不可視人若已背而於此有不能忘者焉非其寵祿之謂也出而思有為於當世得君而

事之才可以勝志可以伸心可以無媿大功可以成大名可以立而不得與焉退處於無能有爲之地則悄悄之情一動而不可拔抑於是而於友不純乎信於君不純乎忠於氣不純乎和於品不純乎正皆功名之念爲之也故君子貴道德而賤功名然後坦然以交於上下而永保其貞嗚呼難言之矣韓富二公之相爲輔車也舊矣富任中樞而韓出安撫不以爲嫌也富方升而望不爲貶夫豈待是以收厚實哉富亦辭榮有素非有懷祿固寵之情也然而捏目空花青霄爲障幾成張耳陳餘之晚節無他功不自已成名不自已立懷忠愛以求伸不克遂其匡扶社稷之夙志以正告天下後世鬱悒周章成乎褊衷而不自釋也

故曰功名之際難言之也是以君子以道義自靖其心而賤功名爲末節誠有以也或且以致疑於韓公曰大功之所就大名之所居君子於此有讓道焉則前之定議於幾勿者胡不待富於服闋之後後之伉爭於簾前者胡不曁富於肺外之時幸得同心之侶與協恭以允濟而消疑忌於未形韓公有餘歉焉之說也其於君子之道名取而不以誠者也夫苟秉拓蓬光大之衷則宗社之事苟有任之者奚必在我韓公固不以狹小之量擬富之必出於此而天位去留之際國家禍福之機當間不容髮之時如其懷謙讓之文遲回而姑待避怨憎之迹作意以周旋則事機一失變故叢生庸人誤國以全身皆此道耳而公豈屑爲

之哉且夫英宗之嗣所欲决策者仁宗之獨斷耳英宗育於宫中二十八季矣而皇子之名未正仁宗報罷而韓亟引退深相信也乃其後富有憾於韓韓公死而不形隙末之釁生死不忘豈韓有以致之哉仁宗之建儲也范蜀公諍言於廷諫官交起以應之而富公居中力勸其成韓公尚未與也已而韓公入相富自以母喪去位於是韓公面對不恤聒怒迫請英宗之名起復之苫塊之中正名皇子韓公固獨任焉而富不與逾季而仁宗崩英宗立宦官搆曹后以思廢立於是危言以鎮壓曹后調和兩宮宗社無動摇之釁韓公亦獨任焉而富不與曹后無歸政之志韓公厲聲迫請撤簾於衣裾尚見之餘韓公又獨任之而富

不與於是而富快快求罷出守揚州嫌郤自此開矣及乎英宗早折韓公受憑几之命請力疾書名以定神宗而折太后舊寡求豫之邪心富旣出守韓公自獨任之富固不得而與也凡此數不得與者自後而言富以含愠去而自不欲君其任自前而言富以子道在而固不得與於閒乃持此以開隙於趣向同歸之益友富於是乎不得允爲君子矣夫此二公者或收功於西陲或著節於北使出入兩府通顯已極人望咸歸君心式重與乎定策而位不加崇局外置之遲回而審可否者已孰然而廷臣爭請牘滿公車未能決之一朝者有間之者也曹后之情任守忠輩胥人之計已岌岌矣則斯舉也獨任之則濟分任之則疑韓

公他日或告以蹉跌而身不保公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以此為心忘其身矣而何有於人功可分名可讓而死不可要人而與共專死也非專功也何容輕議哉夫富公固非有異志者而觀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發視國書以免呂夷簡之陷則奮不顧身以强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姦邪者誠非富之所能與使必相待而相讓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決也且從容審量而授我疑也仰質皇天昭對皇祖拊省夢魂揭日月以亟告於天下後世可為則為之可言則言之日耳賓賓然以功為不可獨成名為不可獨尸期遂怨於朋友而坐失事機為社稷臣者豈若是國家之不幸也

多矣伊尹還桐萊朱不與周公破斧君奭弗開富懷不平之心自愧於君子而韓公何恨焉夫韓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湘重刊

宋論卷四終